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明史卷一百七十九
七至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七十史部

明史卷一百七十七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傳六十五

王 翱

年 富

王 竑

李 秉

姚 夔

王 梅

林 聰

葉 盛



王翱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初會試貢士于行在
帝時欲定都北京思得北士用之翱兩試皆上第大喜
特召賜食改庶吉士授大理寺左寺正左遷行人宣德
元年以楊士奇薦擢御史時官吏有罪不問輕重許運
磚還職翱請犯贓吏但許贖罪不得復官以懲貪黷帝
從之五年巡按四川松潘蠻竊發都督陳懷駐成都相
去八百餘里不能制翱上便宜五事請移懷松潘而松
茂軍糧于農隙齊力起運護以官軍毋專累百姓致被

劫掠吏不給由為民蠹令自首毋隱州縣土司徧設社
學會川銀場歲運米八千餘石給軍往返勞費請令有
罪者納粟自贖詔所司議詳運糧事而遷蠹吏北京餘
悉允行英宗即位廷議遣文武大臣出鎮守擢翱右僉
都御史偕都督武興鎮江西懲貪抑奸吏民畏愛正統
三年召還院四年處州賊流劫廣信命翱往捕盡俘以
還是年冬松潘都指揮趙諒誘執國師善巴掠其財與
同官趙得誣以叛其弟小善巴怒聚衆剽掠命翱及都

督李安軍二萬征之而巡按御史白其枉詔審機進止
翱至出善巴于獄遣人招其弟撫定餘黨而劾誅諒戍
得復善巴國師松潘遂平六年代陞鎰鎮陝西軍民之
借糧不能償者覈免之七年冬提督遼東軍務翱以軍
令久弛寇至將士不力戰因諸將庭謁責以失律罪命
左右曳出斬之皆惶恐叩頭願効死贖翱乃躬行邊起
山海關抵開原繕城垣濬溝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使
烽燧相接練將士室鰥寡軍民大悅又以邊塞孤遠軍

餉匱緣俗立法令有罪得收贖十餘年間得穀及牛羊數十萬邊用大饒八年以九載滿進右副都御史指揮孫璟鞭殺戍卒其妻女哭之亦死他卒訴璟殺一家三人翱曰卒死法妻死夫女死父非殺也命璟償其家葬埋費璟感激後叅將遼東追敵三百里事李秉為名將十二年與總兵曹義等出帥擊烏梁海禽斬百餘人獲畜四千六百進右都御史十四年諸將破敵廣平山進左托克托布哈大舉犯廣寧翱方閱兵寇猝至衆潰翱

入城自保或謂城不可守翱手劍曰敢言棄城者斬寇
退坐停俸半載景泰三年召還掌院事易儲加太子太
保尋梧猺亂總兵董興武毅推委不任事于謙請以翁
信陳旺易之而特遣一大臣督軍務乃以命翱兩廣有
總督自翱始翱至鎮將吏讐服推誠撫諭猺人向化部
內無事明年召入為吏部尚書初何文淵協王直掌銓
多私為言官攻去翱代一循成憲天順改元直致仕翱
始專部事石亨欲去翱翱乞休已得李賢賢力爭乃留

及賢為亨所逐亦以翱言留兩人相得歡甚帝每用人

必咨賢賢以推翱以是翱得行其志帝眷翱厚每召對

便殿稱先生不名而翱年幾八十多忘嘗令郎談論隨

入帝問故翱頓首曰臣老矣所聆聖諭恐遺悞令此郎

代識之其人誠謹可信也帝喜吏部主事曹恂已遷江

西叅議遇疾還翱以聞命以主事回籍恂怒伺翱入朝

猝翱胷搥其面大聲詬罵事聞下詔獄翱具言恂寔病

得斥歸時服其量五年加太子少保成化元年進太子

太保雨雪免朝叅屢疏乞歸輒慰留數遣醫視疾三年疾甚乃許致仕未出都卒年八十有四贈太保謚忠肅翱在銓部謝絕請謁公餘恒宿直廬非歲時朔望謁先祠未嘗歸私第每引選或值召對侍郎代選歸歲暮必至署閱所選惟恐有不當也論薦不使人知曰吏部豈快恩怨地耶自奉儉素景帝知其貧為治第鹽山孫以廕入太學不使應舉曰勿妨寒士路壻賈傑官近畿翱夫人數迎女傑恚曰若翁典銓移我官京師反手爾何

往來不憚煩也夫人聞之乘間請翱翱怒推案擊夫人傷面傑卒不得調其自遼東還朝也中官同事者重翱驢明珠數顆翱固辭其人曰此先朝賜也公得毋以賊卻我乎不得已納而藏焉中官死召其從子還之為都御史時夫人為娶一妾逾半歲語翱翱怒曰汝何破我家法即日具金幣返之妾終不嫁曰豈有大臣妾嫁他人者翱卒妄往奔喪其子養之終身李賢嘗語人曰臯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

強而義也然性頗執嘗有詔舉賢良方正經明行修及山林隱逸士至者率下部試黜落百不取一二性不喜南士英宗嘗言北人文雅不及南人顧質直雄偉緩急當得力翱由是益多引北人晚年徇中官郭聰囑為都御史李秉所劾翱自引伏蓋不無小損云子孫世官錦衣千戶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訛為年以會試副榜授德平訓導年甫踰冠嚴重如老儒宣德三年課最擢吏科

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帝以六科任重命科擇二人掌其事乃以富與賈銓並掌刑科都御史顧佐等失入死罪十七人富劾之帝詰責佐等英宗即位上言永樂中招納降人縻以官爵坐耗國帑養亂招危宜遣還故土府軍前衛幼軍本選民間子弟隨侍青宮今死亡殘疾僉補為擾請于二十五所內以一所補調勿更累民軍民之家規免稅徭冒僧道者累萬宜悉遣未度者復業議多施行遷陝西左叅政尋命總理糧儲陝西歲

織綾絹氈氍九百餘疋永樂中加織馳氍五十疋富請
罷之官吏諸生衛卒祿廩率以邊餉減削富請復其舊
諸邊將校占墾腴田有至三四十頃者富奏每頃輸賦
十二石都督王禎以為過重疏爭之廷議減三之二遂
為定額又會計歲用以籌軍餉言臣所部歲收二稅百
八十九萬石屯糧七十餘萬石其間水旱流移蠲逋負
大率三分減一而歲用乃至百八十餘萬入少出多今
鎮守諸臣不量國計競請益兵餉何由給請減冗卒汰

駕馬杜侵耗之弊帝可其奏三邊士馬供億浩繁軍民
疲遠輸豪猾因緣為奸利富量遠近定徵科出入慎鈎
考宿弊以革民困大蘇富遇事果敢有為權勢莫能撓
聲振關中然執法過嚴僥倖者多不悅以是屢遭誣謗
陝西文武将吏恐失富咸上章陳其勞乃得停俸留任
九載滿遷河南右布政使復有言富苛虐者帝命覈舉
主將坐之既知舉富者少師楊溥也意乃解富至河南
歲飢流民二十餘萬公剽掠巡撫于謙委富輯之皆定

土木敗後邊境道阻部檄富轉饟無後期者進左景泰二年春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提督軍務時經喪敗法弛弊尤甚富一意拊循奏免秋賦罷諸州縣稅課局停太原民轉餉大同武清侯石亨武安侯鄭宏武進伯朱瑛令家人領官庫銀帛糴米實邊多所乾沒富首請按治詔宥亨等抵家人罪亨所遣卒越關抵大同富復劾亨專擅亨輸罪已削襄垣王府菜戶又杖其厨役之署教授事者又劾分守中官韋力轉叅將石彪及山西

叅政林厚罪是時富威名重天下而諸豪家愈側目相與撫富罪于謙方當事力保持之帝亦知富深故得行其志林厚力詆富帝曰厚怨富誣富耳朕方付富邊事豈輕聽人言加辱耶削厚官六年母憂起復七年富上言諸邊鎮守監鎗內官增于前如陽和天城一城二人擾民殊甚請減汰事格不行又言高皇帝定制軍官私罪收贖惟笞則然杖即降授徒流俱配軍律明甚近犯贓者輕皆復職重惟立功刑不足懲更無顧憚此皆法

官過也下廷議流徒輸贖如故惟于本衛差操不得領
軍英國公張懋及鄭宏各置田莊于邊境歲役軍耕種
富劾之還軍于伍天順元年革巡撫官富亦罷歸頃之
石彪以前憾劾富逮下詔獄帝問李賢賢稱富能祛弊
帝曰此必彪為富抑不得逞其私耳賢曰誠如聖諭宜
早雪之諭門達從公問事果無驗乃令致仕明年以廷
臣薦起南京兵部右侍郎未上改戶部巡撫山東道聞
屬邑蝗馳疏以聞改左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官吏習富

威名望之讐服豪猾屏跡四年春戶部缺尚書李賢舉

富左右巧阻之帝語賢曰戶部非富不可人多不喜富

此富所以為賢也特召任之富酌贏縮謹出納躬親會

計吏不能欺事關利害者僚屬或不敢任富曰第行之

吾當其責諸君毋署名可也由是部事大理丁父憂奪

哀如初憲宗立富以陝西頻用兵而治餉者非其人請黜

左布政孫毓用右布政楊璿叅政婁良西安知府余子

俊吏部尚書王翱論富侵官請下于理富力辨曰薦賢

為國非有所私也因乞骸骨帝慰留之為黜毓頃之病
疽卒賜謚恭定富廉正強直始終不渝與王翱同稱名
臣初英宗嘗諭李賢曰戶部如年富不易得賢對曰若
他日繼翱為吏部非富不可然性好疑尤惡干請屬吏
黠者故反其意嘗之欲事行故言不可即不行故言可
富輒為所賣

王竑字公度其先江夏人祖俊卿坐事戍河州遂著籍
竑登正統四年進士十一年授戶科給事中豪邁負氣

節正色敢言英宗北狩邸王攝朝午門羣臣劾王振誤國罪讀彈文未起王使出待命衆皆伏地哭請族振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厲聲叱言者去竝憤怒奮臂起捽順髮呼曰若曹奸黨罪當誅今尚敢爾且罵且齧其面衆共擊之立斃朝班大亂王恐遽起入竝率羣臣隨王後王使中官金英問所欲言曰內官毛貴王長隨亦振黨請寘之法王命出二人衆又捶殺之血漬廷陛當是時竝名振天下王亦以是深重竝且召諸言官慰諭

甚至王即帝位額森犯京師命竑與王通楊善守禦京城擢右僉都御史督毛福壽高禮軍寇退詔偕都指揮夏忠等鎮守居庸竑至簡士馬繕阨塞劾將帥不職者壁壘一新景泰元年四月浙江鎮守中官李德上言馬順等有罪當請命行誅諸臣乃敢擅殺非有內官擁護危矣是皆犯闕賊臣不宜用章下廷議于謙等奏曰上皇蒙塵禍由賊振順等實振腹心陛下監國羣臣共請行戮而順猶敢呵叱是以在廷文武及宿衛軍士忠憤

激發不暇顧忌捶死三人此正春秋誅亂賊之大義也
向使乘輿播遷奸黨猶在國之安危殆未可知臣等以
為不足問帝曰誅亂臣所以安衆志廷臣忠義朕已知
之卿等勿以德言介意八月竑以疾還朝尋命同都督
僉事徐恭督漕運治通州至徐州運河明年尚寶司檢
順牙牌不得順子請責之竑帝許焉諸諫官言順黨奸
罪重廷臣共除之遑問牙牌且非竑一人事若責之竑
忠臣懼矣乃寢前旨是年冬耿九疇召還敕竑兼巡撫

淮揚廬三府徐和二州又命兼理兩淮鹽課四年正月以災傷疊見方春盛寒上言請赦責諸臣痛自修省省刑薄斂罷無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陛下益近親儒臣講道論德進君子退小人以回天意且引罪乞罷帝納其言遂下詔修省求直言先是鳳陽淮安徐州大水道殫相望竝上疏奏不待報開倉振之至是山東河南饑民就食者至至廩不能給惟徐州廣運倉有餘積竝欲盡發之典守中官不可竝

往告曰民旦夕且為盜若不吾從脫有變當先斬若然
後自請死耳中官憚竑威名不得已從之竑乃自劾專
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得于被
災所入粟自贖帝復命侍郎鄒幹齎幣金馳赴聽便宜
竑乃躬自巡行散振不足則令沿淮上下量商舟大小
出米全活百八十五萬餘人勸富民出米二十五萬餘
石給飢民五十五萬七千家賦牛種七萬四千餘復業
者五千五百家他境流移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者給

藥死者具槥所鬻子女贖還之歸者予道里費人忘其
饑頌聲大作初帝聞淮鳳飢憂甚及得竑發廣運倉自
劾疏喜曰賢哉都御史活我民矣尚書金濂大學士陳
循等皆稱竑功是年十月就進左副都御史時濟寧亦
饑帝遣尚書沈翼齋帑金三萬兩往振翼散給僅五千
兩餘以歸京庫竑劾翼奉使無狀請仍易米備振從之
明年二月上言比年飢饉薦臻人民重困頃冬春之交
雪深數尺淮河抵海水凍四十餘里人畜僵死萬餘弱

鬻妻子強壯者肆劫殺衣食路絕流離載途陛下端居
九重大臣安處廊廟無由得見使目擊其狀未有不為
之流涕者也陛下嗣位以來非不敬天愛民而天變民
窮特甚者臣竊恐聖德雖修而未至大倫雖正而未篤
賢才雖用而未收其效邪佞雖屏而未盡其類仁愛施
而實惠未溥財用省而上供未節刑罰寬而冤獄未伸
工役停而匠力未息法制頒而奉行或有更張賦稅免
而有司或仍牽制有一于此皆足以干和召變伏望陛

下修厥德以新厥治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恩義戒
逸樂絕異端斯修德有其誠矣進忠良遠邪佞公賞罰
寬賦役節財用戒聚斂却貢獻罷工役斯圖治有其圖
矣如是而災變不息未之有也帝褒納之敕内外臣工
同加修省六年霍山民趙玉山自稱宋裔以妖術惑衆
為亂竝捕獲之先後劾治貪濁吏革糧長之蠹民者民
大稱便英宗復辟革巡撫官改竝浙江叅政數日石亨
張軫追論竝擊馬順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歲帝于宮

中得竝疏見正倫理篤恩義語感悟命遣官送歸田里
敕有司善視之天順五年保喇寇莊浪都督馮宗等出
討用李賢薦起竝故官與兵部侍郎白圭參贊軍務明
年正月竝與宗擊退保喇于紅崖子川圭等還竝仍留
鎮至冬乃召還明年春復令督漕撫淮揚淮人間竝再
至歡呼迎拜數百里不絕憲宗即位給事中蕭斌御史
呂洪等共薦竝及宣府巡撫李秉堪大用下廷議尚書
王翱大學士李賢請從其言帝曰古人君夢卜求賢今

獨不能從輿論所與乎即召竑為兵部尚書秉為左都御史命下朝野相慶時將用兵兩廣竑舉韓雍為總督雍新得罪衆難之竑曰天子方棄瑕錄用雍有罪不當用竑非罪廢者即卒用雍竑條上進剿事宜且言將帥征討毋得奏携私人妄冒首功又請復京營舊額禁勢家豪帥擅役禁軍于是命竑同給事中御史六人簡閱十二營軍士竑以擇兵不若擇將共奏罷營職八十餘人而慎簡材武補之兵部清理貼黃缺官竑偕諸大臣

舉修撰岳正都給事中張寧為李賢所沮竟出二人于外並罷會舉例竑憤然曰吾尚可居此耶即引疾求退帝方嚮用竑優詔慰留日遣醫視疾竑請益切九月命致仕去竑為尚書一年謝病者四月人以未竟其用為惜既去中外薦章百十上並報寢初竑號其室曰憇庵既歸改曰休庵杜門謝客鄉人希得見時李秉亦罷歸日出入里閭與故舊談笑遊宴竑聞之曰大臣何可不養重自愛秉聞之亦笑曰所謂大臣豈以立異鄉曲尚

矯激為賢哉時兩稱之竝居家二十年弘治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五正德間贈太子少保謚莊毅准人立祠祀之

李秉字執中曹縣人少孤力學舉正統元年進士授延平推官沙縣豪誣良民為盜而淫其室秉捕治豪豪誣秉坐下獄副使侯軌直之論豪如法由是知名徵入都察院理刑將授御史都御史王文薦為本院經歷尋改戶部主事宣府屯田為豪占秉往視歸田于民而請罷

科索邊人賴之兩淮鹽課弊覺逮數百人秉往覈搜得
偽印逮者以白景帝立進郎中景泰二年命佐侍郎劉
璉督餉宣府發璉侵牟伏即擢右僉都御史代璉兼叅
贊軍務宣府軍民數遭寇牛具悉被掠朝廷遣官市牛
萬五千給屯卒人予直市穀種璉盡以畀京軍之出守
者一不及屯卒更停其月餉而徵屯糧甚急秉盡反璉
政厚恤之軍卒自城守外悉得屯作凡使者往來及宦
官鎮守供億科斂者皆奏罷以官錢給費尋上邊備六

事言軍以有妻者為有家月餉一石無者減其四即有父母兄弟而無妻槩以無家論非義當一體增給從之時宣府億萬庫頗充裕兼益召商中鹽納糧料飭戎裝市耕牛給軍軍愈感悅三年冬命兼理巡撫事項之又命提督軍務秉盡心邊計不恤嫌怨劾都指揮楊文楊鑑都督江福貪縱罪之論守獨石內官弓勝田獵擾民請徵還又劾總兵官紀廣等罪廣許秉自解帝召秉還以言官交請乃命御史練綱給事中嚴誠往勘卒留秉

時邊民多流移重廣行招徠復業者奏給月廩瘞土木
鷄兒嶺暴骸乞推行諸塞軍家為寇所殺掠無依者官
為養贍或資遣還鄉釐諸弊政所條奏百十章多允行
謀報寇牧近邊廷議遣楊俊會宣府兵出剿重曰塞外
原諸部牧地非犯邊也掩殺倖功非臣所敢聞乃止諸
部質所掠男婦求易米朝議成丁者予一石幼者半之
諸部槩乞一石鎮將不可重曰是輕人重粟也如其言
予之自請專擅罪帝以為識體天順初罷巡撫官改督

江南糧儲初江南蘇松賦額不均陳泰為巡撫令民田
五升者倍征官田重者無增耗賦均而額不虧秉至一
守其法尋坐舉知府違例被逮帝以秉過微宥之復任
請許墅關稅悉征米備荒又發內官金保監淮安倉科
索罪御史李周等左遷秉疏救帝怒將罪之會廷議復
設巡撫大臣薦秉才遂命巡撫大同都指揮孫英先以
罪貶職還衛總兵李文安引詔書令復職秉至即斥之
裨將徐旺領騎卒操練秉以旺不勝任解其官未幾天

城守備中官陳例久病秉請易以羅付帝責秉專擅徵
下詔獄指揮門達并以前舉知府救御史及斥孫英等
為重罪法司希旨斥為民居三年用閣臣薦起故官莅
南京都察院憲宗立進右副都御史復撫宣府數月召
拜左都御史成化改元掌大計黜罷貪殘倍于其舊明
年秋命整飭遼東抵大同邊備至即劾鎮守中官李良
總兵武安侯鄭宏失律罪出都指揮裴顯于獄舉指揮
崔勝傅海等擊敵鳳皇山捷聞璽書嘉勞秉乃往巡宣

府大同更將帥申軍令而還未幾命為總督與武清伯趙輔分五道出塞大捷帝勞以羊酒賜麒麟服加太子少保三年冬吏部尚書王翱致仕廷推代者帝特擢秉任之秉銳意澄仕路監生需次八千餘人請分別考核黜庸劣者數百人于是怨謗紛起左侍郎崔恭以久次當得尚書而秉得之頗不平右侍郎尹旻嘗學于秉秉初用其言既而疎之侍讀彭華附中貴數以私干秉秉不聽胥怨秉御史戴用請兩京堂上官及方面正佐如

正統間例會廷臣保舉又吏部司屬與各部均陞調不得久擅要地且驟遷語侵吏部吏部持之帝令兩京官四品以上吏部具缺取上裁而御史劉璧吳遠馮徽爭請仍歸吏部帝怒責詰言者會朝覲考察秉斥退者衆又多大臣鄉故衆怨交集而大理卿王檠亦欲去秉代其位乃與華謀嗾同鄉給事中蕭彥莊劾秉十二罪且言其陰結年深御史附已以攬權帝怒下廷議恭旻輒言吾兩人諫之不聽刑部尚書陸瑜等附會二人意為

奏帝以秉徇私變法負任使落秉太子少保致仕所連
鮑克寬李冲調外任邱陵張穆陳民弼孫遇李齡柳春
皆罷命彦莊指秉所結御史不能對久之以璧等三人
名上遂俱下詔獄出之外陵等寔良吏有名以讒黜衆
議不平陵尤不服連章訐彦莊廷訊陵詞直帝惡彦莊
誣罔謫大寧驛丞方秉之被劾也勢洶洶且逮秉秉謂
人曰為我謝彭先生秉罪惟上所命第毋令入獄入則
秉必不出恐傷國體因具引咎畧不自辨時天下舉子

方會試集都下奮罵曰李公天下正人今為奸邪所誣
若罪李公願罷我輩試以贖及帝薄責秉乃已秉行官
屬餞送皆歔歔有泣下者秉慷慨揖諸人登車而去秉
去恭遂為尚書秉誠心直道夷險一節與王竑並負重
望家居二十年中外薦疏十餘上竟不起弘治二年卒
贈太子太保後謚襄敏子聰明智孫邦直皆舉鄉試聰
南宮知縣以彥莊劾罷歸明建寧府同知智南陽府知
府邦直寧波府同知彥莊謫後署大寧縣以科斂為盜

所殺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孝子伯華孫也正統七年進士鄉
會試皆第一明年授吏科給事中陳時政八事又言預
備倉本振貧民而里甲慮貧者不能償輒隱不報致稱
貸富室倍稱還之收穫甫畢遽至乏絕是貧民遇凶年
飢豐年亦飢也乞敕天下有司歲再發廩必躬勘察先
給其最貧者帝立命行之景帝監國諸大臣議勸即位
未決以問諸臣官夔曰朝廷任大臣正為社稷計何紛

紛為議遂定額森薄京城請急徵宣府遼東兵入衛景

泰元年起擢南京刑部右侍郎四年就改禮部奉敕考

察雲南官吏還朝留任禮部景帝不豫尚書胡濙在告

夔強起之偕羣臣疏請復太子不允明日夔欲率百官

伏闕請而石亨輩已奉上皇復位出夔南京禮部英宗

雅知夔及聞復儲議驛召還進左侍郎天順二年改吏

部知府某以貪敗賄石亨求復夔執不可遂止七年代

石琚為禮部尚書成化二年帝從尚書李賓言令南畿

及浙江江西福建諸生納米濟荒得入監夔奏罷之四年以災異屢見疏請均愛六宮以廣繼嗣乞罷山西新建塔院斥遠阿濟喇之徒勤視經筵裁決庶政親君子遠小人節用度愛名器服食言動悉遵祖宗成憲以回天意且言今日能守成化初政足矣帝優旨答之他所請十事皆立報可慈懿太后崩中旨議別葬閣臣持不可下廷議夔言太后配先帝二十餘年合葬升附典禮具在一有不慎違先帝心損母后之德他日有據禮議

改者如陛下孝德何疏三上又率羣臣伏文華門哭諫
帝為固請周太后竟得如禮後孝宗見夔及彭時疏謂
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為國乃如此彗星見言官連劾
夔夔求去不允帝信番僧有封法王佛子者服用僭擬
無度奸人慕之競為其徒夔力諫勢稍減五年代崔恭
為吏部尚書雨雪失時陳時弊二十事七年加太子少
保彗星見復偕羣臣陳二十八事大要以絕求請禁採
辦恤軍匠減力役撫流民節冗費為急帝多採納明年

九月南畿浙江大水夔請命羣臣共求安民弭患之術
每遇災異輒請帝振恤憂形于色明年卒贈少保謚文
敏夔才器宏遠表裏洞達朝議未定者夔一言立決其
在吏部留意人才不避親故初王翱為吏部專抑南人
北人喜之至夔頗右南人論薦悉能稱職子璧由進士
歷官兵部郎中項忠劾汪直璧預其謀直構忠連璧下
獄謫廣西思明同知謝病歸夔從弟龍與夔同舉進士
除刑部主事累官福建左布政使右布政使劉讓同年

不相能讓粗暴龍亦乏清操成化初入覲王翱兩罷之
王復字初陽固安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聲
容宏偉善數奏擢通政叅議額森犯京師邀大臣出迎
上皇衆憚行復請往乃遷右通政假禮部侍郎與中書
舍人趙榮偕敵露刃夾之復等不為懼還仍蒞通政事
再遷通政使天順中厯兵部左右侍郎成化元年延綏
總兵官房能奏追襲河套部衆有旨獎勞復以七百里
趨戰非宜且恐以僥倖啟釁請敕戒諭帝是之進尚書

錦衣千戶陳珏者本畫工及卒從子錫請襲百戶復言
襲雖先帝命然非軍功宜勿許遂止瑪拉噶擾邊命復
出視陝西邊備自延綏抵甘肅相度形勢上言延綏東
起黃河岸西至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縈紆二千餘里
險隘俱在內地而境外乃無屏障止憑墩堡以守軍反
居內民顧居外敵一入境官軍未行民遭掠已盡矣又
西南抵慶陽相去五百餘里烽火不接寇至民猶不知
其逆北墊堠率皆曠遠非禦邊長策請移府谷響水等

十九堡置近邊要地而自安邊營接慶陽自定邊營接環州每二十里築墩臺一計凡三十有四隨形勢為溝牆庶息響相聞易于守禦其經畧寧夏則言中路靈州以南本無亭燧東西二路營堡遼絕聲聞不屬致敵每深入亦請建置墩臺如延綏計為臺五十有八其經畧甘肅則言永昌西寧鎮番莊浪俱有險可守惟涼州四際平曠敵最易入又水草便利輒經年宿留遠調援軍兵疲銳挫急何能濟請于甘州五衛內各分一千戶所

置涼州中衛給之印信其五所軍伍則于五衛內餘丁
選補且耕且練斯戰守有資兵威自振又言洪武間建
東勝衛其西路直達寧夏皆列烽堠自永樂初北寇遠
遁因移軍延綏棄河不守誠使兵強糧足仍準祖制據
守黃河萬全計也今河套未靖豈能遽復然亦宜因時
損益延綏將校視他鎮為少調遣不足請增置叅將二
人統軍九千使駐要地互相援接寔今日急務奏上皆
從之復在邊建置多合机宜及還朝言者謂治兵非復

所長特命白圭代之改復工部謹守法度聲名逾兵部
時中官請修皇城西北迴廊復議緩其役給事中高斐
亦言災沴頻仍不宜役萬人作無益帝皆不許中官領
騰驤四衛軍者請給胖袄鞋袴復執不可曰朝廷制此
本給征行之士使得刻日戒途無勞縫紉京軍歲給冬
衣布棉此成憲也奈何渝之大應法王扎實巴勒死中
官請造寺建塔復言大慈法王但建塔未嘗造寺今不
宜創此制乃止命建塔猶發軍四千人供役云十四年

加太子少保復好古嗜學守廉約與人無城府當官識大體居工部十二年會災異言官言其衰老乞休不許居二月汪直諷言官更劾復及鄒幹薛遠乃傳旨並令致仕歸久之卒贈太子太保

林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景泰元年進都給事中時方多故聰慷慨論事無所諱中官金英家人犯法都御史陳鑑王文治之不罪英聰率同列劾鑑文畏勢縱奸并及御史宋瑛謝琚皆下獄已

而復職聰又言瑯琊不任風紀二人竟調外中官單增
督京營有寵朝士稍忤者輒遭辱家奴白晝殺人奪民
產侵商稅聰發其奸下詔獄獲宥增自是不敢肆三年
春疏言臣職在糾察刑獄妖僧趙才興之疎族百口律
不當坐而抄提至京叛人王英兄不知情家口律不當
逮而俱配流所雖終見原然其始受害已不堪矣湖廣
巡撫蔡錫以劾副使邢端為所訐繫獄經年而端居職
如故侍郎劉璉督餉侵隱不為無罪較沈固周忱乾沒

萬計孰為輕重璉下獄追徵而固忱不問犯人徐南與子中書舍人頤俱坐王振黨當斬乃論南大辟頤止除名皆刑罰之失平者帝是之端下獄璉得釋南亦減死除名東宮改建聰有異論遷春坊司直郎四年春學士商輅言聰敢言不宜置之散地乃復為吏科都給事中上言奪情非令典請永除其令帝納之初正統中福建銀場額重民不堪聰恐生變請輕之時弗能用己果大亂及是復極言其害竟得減免五年三月以災異偕同

官條上八事雜引五行諸書累數千言大畧以絕玩好
謹嗜欲為崇德之本而修人事在進賢退奸武清侯石
亨指揮鄭倫身享厚祿而多奏求田地百戶唐興多至
一千二百餘頃宜為限制餘如罷齋醮汰僧道慎刑獄
禁私役軍士省輪班工匠皆深中時弊帝多採納先是
吏部尚書何文淵以聰言下獄致仕去及是吏部除副
使羅麓為按察使叅政李輅僉事陳永為布政使聰疏
爭之并言山西布政使王瑛老宜罷麓等遂還故官瑛

致仕御史白仲賢以久次擢廣東按察使聰言仲賢奔競不當超擢乃遷鎮江知府兵部主事吳誠夤緣得吏部聰劾之遂改工部諸司憚聰風裁聰所言無敢不奉行者吏部尤甚內閣及諸御史亦並以聰好論建弗善也其年冬聰甥陳和為教官欲得近地便養聰為言于吏部御史黃溥等遂劾聰挾制吏部並前劾仲賢為私其鄉人叅政方員欲奪仲賢官予之與吳誠有怨輒劾誠福建叅政許仕達囑聰求進聰舉仕達堪巡撫并劾

尚書王直阿聰章下廷訊坐專擅選法論斬高穀胡濙
力救帝亦自知聰止貶國子學政英宗復位超拜左僉
都御史出振山東飢活飢民百四十五萬還進右副都
御史捕江淮盜盜以便宜禽戮渠魁數人餘悉解散而
奏籍指揮之受盜賄者毋憂起復再辭不許天順四年
曹欽反將士妄殺至割乞兒首報功市人不敢出戶聰
署院事急令獲賊者必生致濫殺為止錦衣官校惡欽
殺指揮逢杲悉捕欽姻識千戶龔遂榮及外舅賀三亦

在繫中人知其冤莫敢直聽辨出之其他前雪者甚衆
七年冬以刑部囚自縊諸給事中劾紀綱廢弛與都御
史李賓俱下獄尋釋成化二年淮南北飢聰出巡視奏
貸漕糧及江南餘糧以振民德之如山東明年偕戶部
尚書馬昂清理京軍進右都御史七年代王越巡撫大
同歲餘遇疾致仕再歲以故官起掌南院前掌院多不
樂御史言事聰獨獎勵之或咎聰聰曰已既不言又禁
他人言可乎十三年秋召拜刑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

聰以舊德召用持大體秉公論不嚴而肅時望益峻十五年偕中官汪直定西侯蔣琬按遼東失事狀直庇巡撫陳鉞聰不能爭論者惜焉十八年乞歸不得卒于位年六十八贈少保謚莊敏聰為諫官嚴重不可犯實恂恂和易不為蘄絕之行以故不肖者畏之而賢者多樂就焉景泰時士大夫激昂論事朝多直臣率聰與葉盛為之倡

葉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師

覆土木諸將多遁還盛率同列請先正扈從失律者罪
且選將練兵為復仇計郕王即位例有賞賚盛以君父
蒙塵辭不許額森迫都城請罷內府軍匠備征操又請
令有司儲糧料給戰士遣散卒取軍器于天津以張外
援三日間章七八上多中機宜寇退進都給事中言勸
懲之道在明賞罰敢戰不力者皆當罰大臣陳循等議召
其他守禦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大臣陳循等議召
還鎮守居庸都御史羅通并留宣府都督楊洪掌京營

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駕何以
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寇何以薄都城今紫荆倒馬諸
關寇退幾及一月尚未設守禦宣府為大同應援居庸
切近京師守之尤不可非人洪等既留必求如洪者代
之然後可以副重寄而集大功帝是之尋命出安集陳
州流民景泰元年還朝言流民雜五方其情不一雖幸
成編戶而鬪爭仇殺時時有之宜專官綏撫又言畿輔
旱蝗相仍請加寬恤帝多採納京衛武臣及其子弟多

驕情不習兵盛請簡拔精壯備操守京城勲戚所置市
廛月徵稅盛以國用不足請籍其稅佐軍餉皆從之明
年上弭災防患八事帝以兵革稍息頗事宴遊盛請復
午朝故事力報可當是時帝虛懷納諫凡六科聯署建
請多盛與林聰為首廷臣議事盛每先發言往復論難
與議大臣或不悅曰彼宣少保耶因呼為葉少保然物
論皆推盛才擢右叅政督餉宣府尋以李秉薦協贊都
督僉事孫安軍務初安嘗領獨石馬營龍門衛所四城

備禦英宗既北狩安以四城遠在塞外勢孤奏棄之內徙至是廷議命安修復盛興闢草萊葺廬舍庀戰具招流移為行旅置煖鋪請帑金買牛千頭以賦屯卒立社學置義冢療疾扶傷兩歲間四城及赤城鵬鶚諸堡次第皆完安由是進副總兵而守備中官弓勝害安奏安疾宜代帝以問盛言安為勝所持故病今諸將無踰安者乃留安且遣醫視疾已又劾勝卒調之他鎮英宗復位盛遭父憂奔喪天順二年召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兩

廣乞終制不許龍水猺鳳弟吉肆掠督諸將生擒之時
兩廣盜蜂起所至破城殺將諸將怯不敢戰殺平民冒
功民相率從賊盛以蠻出沒不常請自今攻劫城池者
始以聞餘止類奏疏至兵部駁不行盛與總兵官顏彪
破賊砦七百餘所彪頗濫殺謗者遂以咎盛六年命吳
禎撫廣西而盛專撫廣東憲宗立議事入都給事中張
寧等欲薦之入閣以御史呂洪言遂止而以韓雍代撫
廣東初編修邱濬與盛不相能大學士李賢入濬言及

是草雍敕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盛不置辦稍遷左僉都御史代李秉巡撫宣府請量減中鹽米價以勸商裕邊復舉官牛官田之法墾田四千餘頃以其餘積市戰馬千八百匹修堡七百餘所邊塞益寧成化三年秋入為禮部右侍郎偕給事毛弘按事南京還改吏部出振直定保定飢議清莊田分養民間種馬置倉滄州天津積粟備荒皆切時計滿達勒諸部久駐河套兵部尚書白圭議以十萬衆大舉逐之沿河築城抵東勝徙民耕

守帝壯其議八年春敕盛往會總督王越巡撫馬文升
余子俊徐廷璋詳議初盛為諫官喜言兵多所論建既
往來三邊知時無良將邊備久虛轉運勞費搜河套復
東勝未可輕議乃會諸臣上疏言守為長策如必決戰
亦宜堅壁清野伺其情歸擊之令一大創庶可遏再來
又或乘彼入掠遣兵卒進搗其巢令彼反顧內外夾擊
足以有功然必守固而後戰可議也帝善其言而主主
復套出師竟無功人以是服盛之先見八年轉左侍郎

十年卒年五十五謚文莊盛清修積學尚名檢薄嗜好
家居出入常徒步平生慕范仲淹堂寢皆設其像志在
君民不為身計有古大臣風

贊曰天順成化間六部最稱得人王翱等正直剛方皆
所謂名德老成人也觀翱與李秉年富之任封疆王竑
之擊奸黨活饑民王復之籌邊備姚夔之典秩宗林聰
葉盛之居言路所表見皆自卓卓其聲實茂著繫朝野
重望有以哉

明史卷一百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七十七考證

年富傳卒賜諡恭定

臣黃壽齡按獻徵錄及識大錄

富卒時年七十天順八年四月也遣官諭祭命有司
營葬事而明書並載輟朝追悼史未之載謹識

姚夔傳授吏科給事中陳時政八事

臣黃壽齡按八

事史未詳載考獻徵錄謂修聖德舉賢才考察有司
慎選風憲寬詔勅之限革監庫之弊立謚法以勸賢

銓教職於便地謹附識

姚夔傳天順二年改吏部知府某以貪敗賄石亨求復
夔執不可遂止

臣黃壽齡按獻徵錄知府係真定

守但亦未詳姓氏耳並載同列附亨者今擬准稿來
判夔擲筆大言曰吾寧不做侍郎必不判此稿事竟
止亨敗附亨者降黜而夔之名益重較史特詳謹附
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七十一史部

明史卷一百七十八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六十六

項忠

韓雍

余子俊

阮

勤

朱英

秦紘

項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

外郎從英宗陷衛拉特令飼馬乘間挾二馬南奔馬疲
棄之徒跣行七晝夜始達宣府景泰中由郎中遷廣東
副使按行高州諜報賊攜男女數百剽村落忠曰賊無
攜家理必被掠良民也戒諸將毋妄殺已訊所俘獲果
然盡釋之從征瀧水徭有功增俸一秩天順初歷陝西
按察使母憂歸部民詣闕乞留詔起復時陝西連歲災
傷患發廩振且請輕罪納米民賴以濟七年以大理卿
召民乞留如前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洮岷羌叛

忠疏言羌志在劫掠盡誅則傷仁遽撫則不威請聽臣
便宜從事報可乃發兵據險揚聲進討衆盡降西安水
泉鹵不可飲為開龍首渠及阜河引水入城又疏鄭白
二渠溉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五縣田七萬餘頃民
祠祀之陝西數苦兵成化元年上言三邊大將遇敵逗
留雖云才怯亦由權輕士卒畏敵不畏將是以戰無成
功宜許以軍法從事廟堂舉將才踰年不聞有一人應
詔陝西風土強勁古多名將豈無其人但格於不能答

策耳今天下學校生徒善答策者百不一二奈何責之
武人帝善其言而所司守故事不能用瑪拉噶寇延綏
詔忠偕彰武伯楊信禦之無功明年信議大舉搜河套
敕忠提督軍務忠方赴延綏而寇復陷開城深入靜寧
隆德六州縣大掠而去兵部劾忠帝特宥之搜套師亦
不出又明年召理院事四年滿俊反滿俊者亦名滿四
其祖巴勒丹明初率所部歸附世以千戶畜牧為雄長
仍故俗無科徭其地在開城縣之固原里接邊境俊獷

悍素藏匿姦盜出邊抄掠會有獄連俊有司跡逋至其家多要求俊怒遂激衆為亂守臣遣俊姪指揮璿往捕俊殺其從者劫璿叛入據石城石城即唐吐番石堡城稱險固非數萬人不能克者也山上有石砦四面峭壁中鑿五石井以貯水惟一徑可緣而上俊自稱招賢王有衆四千都指揮邢端等禦之敗績不再月衆至二萬關中震動乃命忠總督軍務與監督軍務太監劉祥總兵官都督劉玉帥京營及陝西四鎮兵討之師未行而

巡撫陳价等先以兵三萬進討復大敗賊因官軍器甲
勢益張朝議欲益兵忠慮京軍脆弱不足恃且更遣大
將撓事權因上言臣等調兵三萬三千餘人足以滅賊
今秋深草寒若更調他軍恐往復需時賊得遠遁且邊
兵不能久留益兵非便大學士彭時商輅主其議京軍
得毋遣忠遂與巡撫都御史馬文升分軍七道抵石城
下與戰斬獲多伏羌伯毛忠乘勝奪其西北山幾破忽
中流矢死王亦被圍諸軍欲退忠斬一千戶以循衆力

戰王得出乃列圍困之適有星孛於台斗中朝多言占
在秦分師不利忠曰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此何害日
遣兵薄城下焚芻草絕汲道賊窘欲降邀忠與文升相
見忠偕劉玉單騎赴之文升亦從數十騎至呼俊瑋諭
以速降賊遙望羅拜忠直前挾瑋以歸俊氣沮猶豫不
出忠命縛木為橋人負土囊填濠塹擊以銅礮死者益
衆賊倚愛將楊呼哩為謀主夜出汲被禽忠貫其死諭
以購賊賞格示之金且賜金帶鈎縱歸使誘俊出戰伏

兵禽焉急擊下石城盡獲餘寇毀其城鑿石紀功增一
衛于固原西北西安廢城留兵戍之而還初石城未下
天甚寒士卒頗困忠慮賊奔突乘凍渡河與套寇合日
夜治攻具身當矢石不少避大小三百餘戰彭時商輅
知忠能辦賊不從中制卒用殄賊論功進右都御史與
林聰協掌院事白圭既平劉通荆襄間流民屯結如故
通黨李鬍子者名原偽稱平王與小王洪王彪等掠南
漳房內鄉渭南諸縣流民附賊者至百萬六年冬詔忠

總督軍務與湖廣總兵官李震討之忠乃奏調永順保靖土兵而先分軍列要害多設旗幟鉦鼓遣人入山招諭流民歸者四十餘萬彪亦就禽時白圭為兵部遣錦衣百戶吳綬贊叅將王信軍綬欲攘功不利賊瓦解縱流言圭信之止土兵毋調忠疏爭且劾綬罪帝為召綬還而聽調土兵如故合二十五萬分八道逼之流民歸者又數萬賊潛伏山砦伺間出劫忠命副使余洵都指揮李振擊之過於竹山乘溪漲半渡截擊禽李原小王

洪等賊多溺死忠移軍竹山捕餘孽復招流民五十萬
斬首六百四十俘八百有奇家口三萬餘人戶選一丁
戍湖廣邊衛餘令歸籍給田疏陳善後十事悉允行忠
之下令逐流民也有司一切驅逼不前即殺之民有自
洪武中占籍者亦在遣中戍者舟行多疫死給事中梁
璟因星變求言劾忠妄殺白圭亦言流民既成業者宜
隨所在著籍又駁忠所上功次互異帝皆不聽進忠左
都御史廕子綬錦衣千戶諸將錄功有差忠上疏言臣

先後招撫流民復業者九十三萬餘人賊黨遁入深山
又招諭解散自歸者五十萬人俘獲百人皆首惡耳今
言皆良家子則前此屢奏猖獗難禦者伊誰也賊黨罪
固當死正因不忍濫誅故令丁壯謫發遣戍其久附籍
者或乃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千人爭鬪劫殺若此
者可以久居故不遣乎臣揭榜曉賊謂已殺數千蓋張
虛勢怵之非實事也且圭固嘗身任其事今日之事又
圭所遺先時中外議者謂荆襄之患何日得寧今幸平

靖而流言沸騰以臣為口實昔馬援薏苡蒙謗鄧艾檻車被徵功不見錄身更不保臣幸際聖明願賜骸骨勿使臣為馬鄧之續帝溫詔答之八年召還與李賓協掌院事後二年拜刑部尚書尋代圭為兵部汪直開西廠恣橫忠屢遭侮不能堪會大學士商輅等劾直忠亦倡九卿劾之奏留中而西廠遂罷直深恨之未幾西廠復設直以吳綬為腹心綬挾前憾伺忠益急忠不自安乞歸治病未行而綬嗾偵事者誣忠罪給事中郭鏜御史

馮貫等復交章劾忠事連其子經太監黃賜興寧伯李震彰武伯楊信等詔法司會錦衣衛廷鞫忠抗辯不少屈然衆知出直意無敢為之白者竟斥為民賜與震等亦得罪直敗復官致仕家居二十六年至弘治十五年乃卒年八十二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忠侔儻多大略練戎務彊直不阿敏於政事故所在著稱子經經子錫錫子治元皆舉進士經江西叅政錫南京光祿寺卿治元員外郎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御史負氣果敢
以才略稱錄囚南畿碭山教諭某笞膳夫膳夫逃匿父
訴教諭殺其子取他尸支解以證既誣服雍蹤跡得之
白其寃出巡河道已巡按江西黜貪墨吏五十七人廬
陵太和盜起捕誅之十三年冬處州賊葉宗留自福建
轉犯江西官軍不利都督僉事陳榮指揮劉真遇伏死
詔雍及鎮守侍郎楊寧督軍民協守會福建巡按御史
汪澄牒隣境會討賊鄧茂七俄以賊議降止兵雍曰賊

果降退未晚也趨進賊已叛澄坐得罪死人以是服雍

識景泰二年擢廣東副使大學士陳循薦為右僉都御

史代楊寧巡撫江西歲饑奏免秋糧劾奏寧王不法事

王府官皆得罪時雍年甫三十赫然有才望所規畫措

置咸可為後法天順初罷天下巡撫官改山西副使寧

王以前憾劾其擅乘肩輿諸事下獄奪官起大理少卿

尋復為右僉都御史佐寇深理院事石亨既誅錦衣指

揮劉敬坐飯亨直房用朋黨律論死雍言律重朋黨謂

阿比亂朝政也以一飯當之豈律意且亨盛時大臣朝夕趨門不坐獨坐敬何也深歎服出之母憂起服四年巡撫宣府大同七年議事入覲帝壯其貌留為兵部右侍郎憲宗立坐學士錢溥累貶浙江左叅政廣西猺獞流剽廣東殘破郡邑殆徧成化元年正月大發兵拜都督趙輔為總兵官以太監盧永陳瑄監其軍兵部尚書王紘曰韓雍才氣無雙平賊非雍莫可乃改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雍馳至南京集諸將議方略先是編修

邱濬上書大學士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
宜困欲宿兵大藤峽扼其出入蹂其禾稼期一二年盡
賊賢善之獻於朝詔錄示諸將將主其說請令遊擊
將軍和勇率番騎趨廣東而大軍直趨廣西分兵撲滅
雍曰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敝也當全師
直搗大藤峽南可援高肇雷廉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柳
慶北可斷陽峒諸路首尾相應攻其腹心巢穴既傾餘
迎刃解耳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益奔突郡邑益殘

所謂救火而噓之也衆曰善輔亦知雍才足辦賊軍謀
一聽雍雍等遂倍道趨全州陽峒苗掠興安擊破之至
桂林斬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以徇按地圖與諸將議
曰賊以修仁荔浦為羽翼當先收二縣以孤賊勢乃督
兵十六萬人分五道先破修仁賊窮追至力山禽千二
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級荔浦亦定十月至潯州延問
父老皆曰峽天險不可攻宜以計困雍曰峽延廣六百
餘里安能使困兵分則力弱師老則財匱賊何時得平

吾計決矣遂長驅至峽口書生里老數十人伏道左願
為嚮導雍見即罵曰賊敢給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
愕既縛而袂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解剝腸胃分
挂林箐中纍纍相屬賊大驚曰韓公天神也雍令總兵
官歐信等為五哨自象州武宣攻其北身與輔督都指
揮白全等為八哨自桂平平南攻其南叅將孫震等為
二哨從水路入而別分兵守諸隘口賊魁侯大狗等大
懼先移其累重於桂林橫石塘而立柵南山多置滾木

礪石鏢鎗藥弩拒官軍十二月朔雍等督諸軍水陸並進擁團牌登山殊死戰連破石門林峒沙田右營諸巢焚其室廬積聚賊皆奔潰伐木開道直抵橫石塘及九層樓諸山賊復立柵數重憑高以拒官軍誘賊發矢石度且盡雍躬督諸軍緣木攀藤上別遣壯士從間道先登據山頂舉礮賊不能支遂大敗先後破賊三百二十四砦生禽大狗及其黨七百八十人斬首三千二百有奇墜溺死者不可勝計峽有大藤如虹橫亘兩崖間雍

斧斷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分兵擊餘黨鬱林
陽江洛容博白次第皆定帝大喜賜敕嘉勞召輔等還
遷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雍乃散遣諸軍以省
饋餉而遺孽侯鄭昂等遂乘虛陷潯州及洛容北流二
縣雍被劾引罪帝宥之雍益發兵撲討時諸賊所在蜂
起思恩潯賓柳城悉被擾掠流劫至廣東欽化二州皆
應時破殄四年春雍以兩廣地大事殷請東西各設巡
撫帝可之命陳濂撫廣東張鵬撫廣西而雍專理軍事

尋以憂歸明年兩廣盜復起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錯互當如臂指相使不可離析近賊犯廣西臣與廣東三司議調兵匝月未決盜賊無所憚乞仍命大臣總督便會僉事林錦巡按御史龔晟亦以為請乃罷兩巡撫而起復雍右都御史總督如故又明年正月雍疏辭新命乞終制不許雍抵任遣叅將張壽遊擊馮昇等分道討賊忻州八砦蠻及諸山猺獠掠州縣者皆摧破之蠻民素懾雍威寇盜寢息九年柳潯諸蠻復叛叅將楊廣等

俘斬九百人方更進而賊破懷集縣兵部劾雍奏報不實廣西鎮守中官黃沁素憾雍抑已因訐雍且言其貪欲縱酒濫賞妄費帝遣給事中張謙等往勘而廣西布政使何宜副使張敷銜雍素輕已共醞釀其罪謙還奏事虛實交半竟命致仕去雍洞達閭閻與重信義撫江西時請追謚文天祥謝枋得詔謚天祥忠烈枋得文節有雄略善斷動中事機臨戰率躬親矢石不目瞬自奉尊嚴三司皆長跪白事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密裨將

以下繩桺無所假兩地鎮守官官素驕恣亦惕息無敢肆疾惡嚴坦中不為崖岸揮斥財帛不少息故雖令行禁止民得安堵而謗議亦易起為中官所齟齬公論皆不平兩廣人念雍功尤惜其去為立祠祀焉家居五年卒年五十七正德間謚襄毅初以軍功予一子錦衣百戶雍以授其弟睦至是錄一子國子生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父祥戶部郎中子俊舉景泰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進員外郎在部十年以廉幹稱出

為西安知府歲饑發廩十萬石振貸區畫以償官不損
而民濟成化初所司上治行當旌者知府十人而子俊
為首以林聰薦為陝西右叅政歲餘擢右布政使六年
轉左調浙江甫半載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先是巡
撫王銳請沿邊築牆建堡為久遠計工未興而罷子俊
上疏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寇屢入犯獲邊人
為導徑入河套屯牧自是寇顧居內我反屯外急宜於
沿邊築牆置堡況今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

隨地勢或剷削或壘築或挑塹綿引相接以成邊牆於計為便尚書白圭以陝民方困奏緩役既而寇入孤山堡復犯榆林子俊先後與朱永許寧擊敗之是時寇據河套歲發大軍征討卒無功八年秋子俊復言今征套士馬屯延綏者八萬芻茭煩內地若今冬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姑以今年之數約之米豆需銀九十四萬草六十萬每人運米豆六斗草四束應用四百七萬人約費行資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

計臣請請築牆建堡詔事寧舉行請於明年春夏寇馬
疲之時役陝西運糧民五萬給食興工期兩月畢事主
猶持前議阻之帝是子俊言命速舉子俊先用軍功進
左副都御史明年又用紅鹽池搗巢功進右都御史寇
以搗巢故遠徙不敢復居套內地患稍息子俊得一意
興役東起清水營西抵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鑿
崖築牆掘塹其下連比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砦備
巡警又於崖砦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二如箕狀以瞭敵

避射凡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
十九後軍四萬人不三月而成牆內之地悉分屯墾歲
得糧六萬石有奇十年閏六月子俊具上其事因以母
老乞歸慰留不許初延綏鎮治綏德州屬縣米脂吳堡
悉在其外寇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
得利去自子俊徙鎮榆林增衛益兵拓城置戍攻守器
畢具遂為重鎮寇抄漸稀軍民得安耕牧焉十二年十
二月移撫陝西子俊知西安時以居民患水泉鹹苦鑿

渠引城西湔河入灌民利之久而水溢無所洩至是乃
於城西北開渠洩水使經漢故城達渭公私益便號余
公渠又於涇陽鑿山引水溉田千餘頃通南山道直抵
漢中以便行旅學校公署圯者悉新之奏免岷河洮三
衛之戍南方者萬有奇易置南北之戍戍者六千有奇
就戍本土岷州粟林羌為寇子俊潛師設伏擊走之十
三年召為兵部尚書奏申明條例十事又列上軍功賞
格由是中外有所遵守緬甸酋卜刺浪欲奪思洪發貢

章地設詞請於朝子俊言不宜許乃諭止之貴州巡撫
陳儼等以播州苗竊發請調湖廣廣西四川兵五萬合
貴州兵會勦子俊言賊在四川而貴州請討是邀功也
奏寢其事初子俊論陳鉞掩殺貢夷罪帝以汪直故宥
之鉞多方構子俊於直會母憂歸得免于俊之築邊牆
也或疑沙土易傾寇至未可恃至十八年寇入犯許寧
等逐之寇扼于牆塹散漫不得出遂大剽邊人益思子
俊功服闋拜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二十年命兼左

副都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其冬還朝明年正月星
變陳時弊八事帝多采納未幾復出行邊初子俊巡歷
宣大請以延綏邊牆法行之兩鎮因歲歉而止比復出
銳欲行之言東起四海治西抵黃河延袤千三百餘里
舊有墩百七十應增築四百四十墩高廣皆三丈計役
夫八萬六千數月可成詔明年四月即工然是時歲比
不登公私耗敝驟興大役上下難之子俊又欲責成於
邊臣而已不親其事謗議由是起至冬疏請還京帝入

蜚語命改左都御史巡撫大同中官韋敬讒子俊假修
邊多侵耗又劾子俊私恩怨易將帥兵部侍郎阮勤等
為白帝怒讓勤等而給事御史復文章劾中朝多欲傾
子俊工部侍郎杜謙等往勘平情按之還奏易置將帥
如勤等言所費無私然為銀百五十萬米菽二百三十
萬耗財煩民不得無罪遂落太子太保致仕去時二十
二年二月也明年正月兵部缺尚書帝悟子俊無罪復
召任之仍加太子太保孝宗嗣位以先朝老臣待之彌

厚弘治元年疏陳十事已又上邊防七事帝多允行明年疾亟猶手削奏稿陳救荒弭盜之策甫得請而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子俊沈毅寡言有偉略凡奏疏公移必自屬草每夜分方寢嘗曰大臣謀國當身任利害豈得遠怨市恩為自全計故榆林始事怨讟叢起子俊持之益堅竟以成功為數世利性孝友居母憂歸令子寘母會試曰雖無律令吾心不忍也當廕子移以廕弟子寘舉進士終戶部員外郎寘就武廕為錦衣千戶

終指揮同知曾孫承勛承業皆進士承勛翰林修撰承業雲南僉事阮勤本交趾人其父內徙占籍長子勤舉景泰五年進士歷台州知府清慎有惠政賜誥旌異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築墩臺十四所治垣塹三十餘里歲饑奏免七府租四十餘萬石入為侍郎調南京刑部蠻邦人著聲中國者勤為最

朱英字時傑桂陽人五歲而孤力學舉正統十年進士授御史浙閩盜起簡御史十三人與中官分守諸府英

守處州而葉宗留黨四出剽掠處州道梗英間道馳至
撫降甚衆戮賊首周明松等賊散去乃還景泰初御史
王豪嘗以勘陳循爭地事忤循為所訐至是循草詔言
風憲官被訐者雖經赦宥悉與外除於是豪當改知縣
英言若如詔書則凡遭御史抨擊之人皆將挾讐誣訐
而御史愈緘默不言矣章下法司請如英言乃復豪職
未幾出為廣東右叅議過家省母橐中惟賜金十兩抵
任撫凋瘵流亡立均徭法十歲一更民稱便天順初兩

廣賊愈熾諸將多濫殺冒功巡撫葉盛屬英督察叅將
范信誣宋泰永平二鄉民為賊屠戮殆盡又欲屠進城
鄉英馳訊悉縱去信念留師不還英密請於盛檄信班
師一方始靖潮州賊羅劉寧等流劫遠近屢挫官兵英
會師破滅之還所掠人口數千別置一營以處婦女人
莫敢犯官叅議十年進右叅政遭母憂成化初服闋補
陝西大軍討滿四英主饋餉有功歷福建陝西左右布
政使皆推行均徭法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先

後陳安邊二十八事其請徙居戎安流離簡貢使於時
務尤切明年冬兩廣總督吳琛卒廷議以雍前在廣東
有威信遂以代琛自韓雍大征以來將帥喜邀功利俘
掠名為勦勦英至鎮以寧靜約飭將士毋得張賊聲勢
妄請用師招撫犛獍效順者定為編戶給復三年於是
馬平陽朔蒼梧諸縣蠻悉望風附而荔波賊李公主有
衆數萬久負固亦遣子納款為置永安州處之俾其子
孫世吏目自是歸附日衆凡為戶四萬三千有奇口十

五萬有奇帝甚嘉之鎮守中官與督撫總兵官坐次中
官居中總督居總兵官左時總兵官陳政以伯爵欲抑
英居右英不可奏乞裁定命解英總督止為巡撫居政
下尚書余子俊言英招徠功多當增秩褒賞乃反削其
事權恐無以鎮諸蠻乃擢英右都御史仍總督位次如
故田州酋黃明烝其知府岑溥祖母欲殺溥溥出走思
恩明因肆屠戮英將進討檄溥族人思城知州岑欽殺
明雪恥欽遂誅明并其族屬傳首軍門英淳厚然持法

無所假借與市舶中官韋眷忤眷撫奏英專權玩賊潯
州知府史芳以事見責亦許英奸貪欺罔按皆無驗乃
鐫芳二官諭眷協和共事十六年交趾攻老撾議者恐
其內寇詔問英處置之宜英對言彼不過爭甌脫耳諭
之當自悔懼帝從其言果上表謝潯梧高廉賊起偕政
等分道擊之再戰俘斬甚衆十九年桂林平樂蠻攻城
殺將英政復分兵十二道擊破之明年入掌都察院事
尋加太子少保又明年正月星變疏陳八事請禁邊將

節旦獻馬鎮守中官武將不得私立莊田侵奪官地燒
丹符咒左道之人當置重典四方分守監槍內官勿進
貢品物罷撤倉場馬房上林苑增設內侍召還建言得
罪諸臣清內府收白糧積弊治奸民投獻莊田及貴戚
受獻者罪權倖皆不便執政多持之不行英造內閣力
爭竟不能盡從也時流民集京師者多英請人給米月
三斗幼者半之報許其年秋卒贈太子太保英為總督
承韓雍吳琛後雍雖有大功恢廓自奉贈遺過侈有司

困供億公私耗竭而琛務謹廉至英益持清節僅攜一
蒼頭之官先後屢賜璽書金幣英藏璽書貯金幣於庫
其威望不及雍而惠澤過之在甘肅積軍儲三十萬兩
廣四十餘萬皆不以聞或問之答曰此邊臣常分何足
言人服其知大體正德中追謚恭簡子守孚進士刑部
郎中

秦紘字世纓單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南京御史劾治內
官傳鎖兒罪諫止江南采翠毛魚魷等使權貴忌之蜚

語聞會考察坐謫湖廣驛丞天順初以御史練綱薦遷
雄縣知縣奉御杜堅捕天鵝暴橫紘執杖其從者坐下
詔獄民五千詣闕訟乃調知府谷憲宗即位遷葭州知
州調泰州母喪去官州人乞借紘服闋還故任尋擢鞏
昌知府改西安遷陝西右叅政岷州播亂提兵三千破
之進俸一級成化十三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奏
鎮國將軍奇澗等罪奇澗父慶城王鍾鑑為奏辯且誣
紘帝重違王意逮紘下法司治事皆無驗而內官尚亨

籍紘家以所得敝衣數事奏帝數曰紘貧一至此耶賜

鈔萬貫旌之於是奪奇澗等三人爵王亦削祿三之一

而改紘撫河南尋復調宣府小王子數萬騎入大同長

驅入順聖川掠宣府境紘與總兵官周玉等邀擊遁去

尋入掠興寧口連戰却之追還所掠璽書勞焉進左僉

都御史巡撫如故未幾召還理院事遷戶部右侍郎萬

安逐尹旻誣紘旻黨降廣西右叅政進福建左布政使

弘治元年以王恕薦擢左副都御史督漕運明年三月

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奏言中官武將總鎮兩廣者率縱私人擾商賈高居私家擅理公事賊殺不辜交通土官為奸利而天下鎮守官皆得擅執軍職受民訟非制請嚴禁絕總鎮府故有賞功所歲儲金錢數萬貫出無經宜從都御史勾稽廣潮南部多盜當設社學編保甲以絕盜源帝悉從其請思城知州岑欽攻逐田州知府岑溥與泗城知州岑應分據其地絃入田州逐走欽還溥于府留官軍戍之亂遂定復遣將討平黎賊陵

水獐賊德慶紘之初涖鎮也劾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貪
暴逮下獄景亦許紘勘無左證法司當景死景連姻周
太后家有奧援許紘不已詔并逮紘廷鞫卒無罪詔有
景死奪爵間住而紘亦罷歸大臣王恕等請留紘不納
廷臣復連章言紘可大用居數月起南京戶部尚書十
一年引疾去十四年秋寇大入花馬池敗官軍孔壩溝
直抵平涼言者謂紘有威名雖老可用詔起戶部尚書
兼右副都御史總制三邊軍務紘馳至固原按行敗所

躬祭陣亡將士掩其骼奏錄死事指揮朱鼎等五人恤
軍士戰沒者家劾治敗將楊琳等四人罪更易守將練
壯士興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初寇未入河套平涼
固原皆內地無患自保喇住牧後固原當兵衝為平慶
臨鞏門戶而城隘民貧兵力單弱商販不至紘乃拓治
城郭招徠商賈建改為州而身留節制之奏言固原主
客兵止萬八千人散守城堡二十四勢分力弱宜益兵
舊臨鞏秦州諸軍歲赴甘涼備禦及他方有警又調兵

甘涼或發京軍征討夫京師天下本邊將手握重兵而
一遇有事輒請京軍非強幹弱枝之道請自今京兵毋
輕發臨鞏甘涼諸軍亦宜各還本鎮但選知兵宿將一
二人各守其地人以戍為家軍以將為命自樂趨役而
有戰心計之得者也紘見固原迤北延袤千里間田數
十萬頃曠野近邊無城堡可依議于花馬池迤西至小
鹽池二百里每二十里築一堡堡周四十八丈役軍五
百人固原迤北諸處亦各築屯堡募人屯種每頃歲賦

米五石可得五十萬石規畫已定而寧夏巡撫劉憲為梗絃乃奏曰竊見三邊情形延綏甘涼地雖廣而士馬精強寧夏怯弱矣然河山險阻惟花馬池至固原軍既怯弱又墩臺疏遠敵騎得長驅深入故當增築墩堡韋州豫望城諸處亦然今固原迤南修築將畢惟花馬池迤北二百里當築十堡而憲危言阻衆且廢垂成之功乞令憲制三邊而改臣撫寧夏俾得終邊防於事為便帝下詔責憲憲引罪卒行絃策修築諸邊城堡一萬四

千餘所垣塹六千四百餘里固原屹為重鎮紘又以意

作戰車名全勝車詔頒其式於諸邊在事三年四鎮晏

然前後經略西陲者莫及十七年加太子少保召還視

部事以年老連章力辭乞致仕詔賜敕乘傳歸月廩歲

隸如制明年九月卒年八十贈少保謚襄毅紘廉介絕

俗妻孥菜羹麥飯常不飽性剛果勇於除害不自顧慮

士大夫識與不識稱為偉人在兩廣被逮時方議討後

山賊治軍事畢從容就道儀衛驕從不貶損既踰嶺始

囚服自繫謂官校曰兩廣蠻夷雜處總制體尊遽就拘執損國威今既踰嶺真囚矣其嚴重得體如此正德五年劉瑾亂政紘家奴憾紘婦弟楊瑾以紘所遺火礮投緝事校尉誣瑾畜違禁軍器劉瑾怒歸罪於紘籍其家無所得言官張九叙涂敬等復希瑾意劾紘士類嗤之贊曰項忠韓雍皆以文學通籍而親提桴鼓樹勲戎馬之場其應機決勝成畫遠謀雖宿將殆無以過豈不壯哉賞不酬勞謠詠繼起文法吏從而繩其後功名之士

所為發憤而太息也余子俊盡心邊計數世賴之朱英
廉威名粵嶠秦紘經略著西陲文武兼資偉哉一代之
能臣矣

明史卷一百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七十八考證

項忠傳禽李原小王洪等賊多溺死忠移軍竹山捕餘
孽復招流民五十萬斬首六百四十俘八百有奇家
口三萬餘人戶選一丁戍湖廣邊衛

臣黃壽齡按

識大錄擒小王洪等二百三十九人斬首二千八百
餘級驅出家者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二名內選壯丁
充戍湖廣邊衛者五千餘人與此所載數目多寡不

符謹識

韓雍傳韓雍字永熙長洲人

臣黃壽齡按雍長洲人

考獻徵錄及識大錄與此同而明書獨稱吳縣人謹附識

韓雍傳憲宗立坐學士錢溥累貶浙江左叅政

臣黃

壽齡按貶浙江左叅政考識大錄學士陳文忠之譖於閣臣李賢因而左遷與此異謹識

余子俊傳已又上邊防七事

臣黃壽齡按考獻徵錄

一曰衛國之計二曰保民之計三曰弭盜之計四曰
安民之計五曰選將之計六曰守隘之計七曰善後
之計謹識

